野談

三

高等法院

田統使微時識宰相

田統使東屹全州邑內人也風骨秀傑智略沈深亦有鑑識時李相國尚真居在邑隣獨奉偏母惸然煢處室如懸罄秋無顧石窮貧之極菽水難繼而言論風儀綽有可觀又勤於做工窮晝夜砧杵不輟東屹年雖少常奇李公之為人傾身納交恩為刎頸之友常分其財穀以周其急李公亦深感之忽於初冬求東屹告李公曰公之形貌終當富貴而時運未到貧困如此上奉下率無以濟救吾有一計公但依吾言

行之遂歸取五斗米麴子數圓授李公曰以此釀酒
酒熟則即通于我李公如其言釀既熟告于東吃東
吃乃遍召隣人告之曰李措大今雖貧寒乃後日宰
相也汝奉倆親朝夕屢空無以為生今欲從事田疇
經紀生理而所需者柳櫟木雖也爾輩須飲此酒每
人但取柳櫟木雖長一尺半五十介以助之為可諸
人莫曉其意然素信東吃又重李公皆齊声應諾東
吃乃出其酒飲二百餘人數日後皆取柳櫟雖如其
數可為數萬餘介東吃出牛馬盡馱之與李公同往
乾並山下柴擔、、乃東吃主也刈草淨盡東吃與

李公及奴僕輩遍插木雖入地可尺數寸許此謂李公曰明春可以種粟也乃其翌年春凍解之後東此乃取早粟種幾斗撰李公往乾亞山下拔其雖每穴下種七八粒又取新土略下穴中以覆之及夏粟苗之出穴中者甚碩茂乃拔去其細者只留三四莖草生則刈淨之及結穗大如雖打之出五十餘石李公大喜捋然成富家翁此皆柳櫟之汁素沃而入地尺許則土氣全而又新矣經冬雨雪之汁且流入穴中與雖之沃汁融合而深漬則粟可茁茂種之入地也深則常帶潤氣故既不畏風又不畏寒旦種入草

玉署僚友疑人來會做話東屹欲起避之李公挽袖止之東屹乃拜現之叅座李公謂諸僚曰此是吾知已之友也智慮材力拔出儕流非今世之人物日後國家必藉其力將大用之人也兄輩必無以暴常武弁視之深為結納為諸僚見東屹身手超詣狀貌堂堂皆相顧獎詡使之尋訪東屹乃通往拜之俊辯偉論令人驚動諸人競相吹噓延試廟堂遂通列于西班正職由宣傳官多践方鎮治民勤幹馭戎諳練拜名赫翁舉朝稱賞自兵水使至統制使年過耋父子孫衆多而其子其孫継登虎榜遂為東方武班之顯

閱云爾

李節度窮途遇佳人

仁祖朝海西鳳山地有一武官姓李者饒於財而性甚豁達喜施與信人不疑有告急者傾儲無所惜以此家計耗敗至不可支然風骨偉麗見者皆以榮達期之仕至宣傳官坐事失職鄉居累年益窘嘗久不檢擬一日李謂其妻曰我弁鄉居官不自來而家貧如此窠恐一朝填壑寧不可歎盍餘庄土賣可得四百餘金以此入京求官得則生不得則死我意已決矣妻亦許之遂盡賣田土果得四百金留百金付妻謀

生以三百金上京健僕駿騎頓動人目至碧蹄店止
宿僕方治馬食忽有一漢着氈笠衣服新鮮始則窺
視俄而入来與僕輩語意頗恳款僕輩悦之問所從
来曰兵曹判書宅使喚蒼頭也李微聞其言亟召問
之對如前李大喜曰吾方求仕上京願望者兵銓汝
果是兵判宅信任奴僕則其能為我居間周旋否且
汝之来此何幹其人曰小人為兵判宅首奴上典家
庄穀多在西關今方受命收貢賭故今日發去耳李
嘆曰得爾不易而有此交遠何以則有周旋之策耶
曰此不難請與之同入京中小人受命辞出已累日

而擇吉發行故今始出來上典未必知之今復還為
進賜周旋後發行亦未晚也但未知行中所持者幾
何曰三百曰堂可用之遂隨而歸為李忠一館舍傍
近兵判家囑主人善待之李以為主人素知此漢益
信之其漢故家殺日不來李謂以見欺大為疑慮已
而來見李喜極如漢王之得亡何問殺日何為不來
曰為進賜畜宦豈可倉卒即有一處蹊逕甚緊而當
用百金李急問之厥漢曰兵判有姊氏寡居在某洞
大監極念之所言必從小人以進賜事告于厥宅則
內主要得百金美宦可立致進賜能無吝乎李曰此

金必用專為此更何問即出囊計數而付必僕輩疑
必曰進賜不親往徒付此漢安知非詐耶李曰其為
兵判宅奴則明矣何可不信人如此翌日厥漢来曰
內主得金甚喜即送言于大監恩以散玫有當窠必
首擬毋延大監諾必然必有言重者傍助然後事益
牢固矣其洞有某宮素為大監親重有言必從又以
五十金投必則必喜可大得力李深以為然令畜必
厥漢来有喜色曰果樂聞矣李又付五十金厥漢又
来告曰大監有小室國色絕愛必生男甚奇懸弧不
遠欲厚設具而無私儲甚憂必若又進五十金則事

可十分完全矣李又以五十金出給厥漢持去即還曰姐果大喜言當竭力周旋進賜好官非朝即夕當坐俟之然武官供仕冠服不可不精備且以五十金貿辦則可矣李曰此斬不可已仍以金托厥漢貿易辦備進久毛笠帖裡廣帶烏靴黃金帶銅一時致之而皆極光鮮李大喜自以為得一諸葛鬼雖僕輩之始疑者皆大信之欣然願望賜仕之必至李既具服着即懷刺詣兵判家登謁備具履歷情勢告訴哀乞兵判頷之而已非不假借終無一言於刑李以為此不過兵判之常事其後復往亦不免回諸武逐隊

問安而已無賜顏欵接之意聞有政目則必艴辛覓見而渠之名字少無疑似若心甚焦躁而務悅厥漢之心來則出其囊錢買肥肉大酒任其醉飽餘存者五十金幾盡消融李頻問之問厥漢曰汝言久無驗何也曰大監何日忘進賜而奈有所納者加於進賜則尤為緊進賜何以得奈然此輩得意者已多聞後日數政大監將擬進賜某職此極腆官試俟之及政日出又無聞厥漢來見曰某官及內主力請於大監可必得忽有大臣記以某人不容不施為其所奪當奈何然六月銓政不遠某司之職財用甚饒小人已

白於內主某官及小室合請於大監已得快諾此則決不失矣且俟此事半信半疑而不敢不重待財力已罄盡矣及至大政奴主早起待報望眼欲穿而日高至午過午至晡矣使兵批已畢而李之姓名寂無聞厥漢亦無拜影李大悵失心僕輩之訕議恨歎不勝其騷舁李不能出拜氣擁塞此漢之復至而前之日之來者今過三日不至李始大疑之招主人曰兵判宅首奴近日不來何也汝既情熟何不招來主人曰此本素昧之人也其為兵判家首奴雖明知之耶小人家不知之第以渠自稱兵判家奴子而雖賜

又謂兵判必奴也小人以此信其為兵判家奴子寔則吾安知之李曰汝既親熟知其家乎曰不知也進賜既與親熟豈未嘗知其家耶李曰偶未致意耳自後厭漢絶跡不來李自念蕩敗家産盡輸於一賊漢累代宗祀許多家眷將舉委卹整而族黨鄉隣妻子僮僕恐怒誚責其何辭而解且念平生榮驩必性豈肯寒乞兒苟活耶百爾思之雖有一死乃快於心遂決意捨命翌日早起直走漢江脫去衣冠大叫數拜奔入水中水浸背腹已不勝凜慄不覺縮身退步仍立靜思曰寔難自死莫如為人所打死翌日朝大飲

酒爛醉錦衣烏靴金駒橫帶八尺長身昂然大步直至鍾街人大驚視以為神人而李方揀取衆中偉幹獰貌似有勇力者直前搏之飛脚大踢其人一拜跌仆急起疾走追之不及李甚慨恨又環視衆中有可勝已者將赴之佇立睚眦狀若狂者曰之所觸莫不潰然逆走街中空無一人李雖欲為人所打死而人方畏為李所打死可得乎日已暮矣大悵而故夜卧無寐欲死之外無他念矣又思曰莫如入人內家押戲其妻妾則打死必矣翌朝又飲酒眠着遊歷大街見一屋新麗直入至中門而無阻擋者遂突至

內廳只有一少婦年可二十餘花容月態手梳雲鬢
視之略不驚動問曰何人入內室子宣非狂者耶
李不答直上廳把女手擁頭接口女不甚牢拒而亦
無一人在傍呵止者李極怪之問曰汝夫何在女曰
問夫何為世豈有如許事醉狂雖不足較自有法司
其速去李曰第言汝夫所在我非真醉也自有情事
不得已作此婦曰所謂情事何事李曰吾本旧日宣
傳官也為賊人所欺盡失家產決意就死而不能自
死要人打殺故累作此等事而終無下手者今汝夫
又不在死亦至難將奈何哉婦人大笑曰信

予狂矣世豈有求死如此者予公果武班清窒則以此風骨豈屈死耶我亦有情事不得已者欲奉他適而忍與公遇豈非天耶予問其情事婦曰妾夫本譯官也有正妻在室而聞妾之美又娶為次妻已四年矣始寘置一屋之內妻悍極妬而夫已衰老不堪其勃磝買得此屋使妾移居夫始也往來宿食非無眷戀之意畏妻之妬毅日後足跡甚稀只有毅婢相守無異寡居昨年夫以首譯隨行赴燕遼以事滯留燕京今已周年未敢音信杳然莫知歸期孤守空房形影相吊嘆著無關而世念索然春風秋月悽傷自悼

而已今婢輩以無人照檢相繼而去只有老婢相伴而亦多不常〻在家情事酸苦如此人生幾何而守此衰朽不相干之人酷受暑婦嫉妬夏之日冬之夜獨泣空閨之中如許情事與被賊欺奪而求死不得者何間焉自念賤身異於士族不可徒然枯死正欲別尋而忽有此奇逢分明天意矜憐我兩人我宗願從公亦何過慮耶李聞其言始也惻然繼而欣然徐曰汝言亦善矣然顧無可故唯有一死耳婦曰非丈夫也然此會非偶豈無便順之道願自愛無枉平生因起入室捧出酒肴親酌以勸李既悅其色且感其

言隨勸飲醉酒興頗逸携女入室盡屏錦衾花茵繡
枕蜂貪蝶戀極其繾綣眷枯草沾雨死灰復燃彼此喜
可知也自是以後因常留住其生其死一任天公婦
亦欲絕夫眾不復畏忌但治珍衣美食以養孛弁瘦
顏日漸豐麗夜則来宿晝則出遊奄過一月死念漸
消生樂轉甚而女之風閑亦自難掩已而譯官旋故
書信先到厥婦欲使孛避去孛恥不敢故遲回未決
而譯官已到高陽店其眾屬治具出迎譯官問其妻
曰次室之不来何也曰次室自有別人何關於君譯
官驚問其故妻細傳所聞譯官怒氣如山推擲盃盤

忽蒲駿馬腕懸利刃疾馳入来將欲一刻并剪蹴開
大門衝突直入大呼曰何物賊漢入我室偷我妻速
出喫劒忽有一人推窓當户冠服輝煌貌若神仙披
開衣襟露示其脇嬉怡而笑曰吾今日真得死所矣
汝刺我脇意氣安閑略不動容譯官驚擧顏不覺慄
然震慴若俟景之見梁武氣絪口呿卻立癡呆不能
出一語但嗟咄數拜忽擲金謂李曰汝宅妻財任君
自為恫然出去不復回顧婦時藏在壁間窺見其狀
出謂李曰虜奴何能為乎然可速去耳走上樓捧出
一櫃中有天眼三箇而曰吾父亦富室吾嫁時父以

此財資送而吾深藏秘之夫未嘗知而父死已久無可與謀生者今幸有主此可為資本且挈出一籠閧示其中金玉珠貝首飾雜佩及錦繡衣服曰此亦數百金尚善運籌何患不富速命僕馬載之明曉李遂以兩奴兩馬載之滿駄置女其上李隨其後馳故夙山譯官莫敢睨之而其妻幸其去唯恐發狀如欲推還阻抑寢之李以其資盡復賣之且轉運居積數年成富室復上京求仕深懲前日務極周詳甄復出六次二序陞累陞雄鎮至節度使厥女與之同居俱享福祿甚盛

得美妻居士占穴

星居士嘉山人也俗姓張僧名就星早失怙時十五出家剃髮於江陵五臺山月靜寺為法僧雲大師之弟子聰明穎悟卓出衆闍梨大師極愛之常曰衣鉢當傳就星三歲經文無不教授而惟有三卷書深藏篋中不使看之一日大師將赴金剛山榆岾寺袈裟會謂就星曰余之故不出一年汝須看心工夫而篋中所藏三卷書慎勿出見也遂飛錫而去就星與衆弟子拜送于山門而故心甚疑訝曰師父所藏三卷書是何等奇文而不使弟子一覽乎乘閒搜出披閱

則非佛經乃地理書也上自河洛干至星曆五行陰陽之數九宮八卦之法玄妙悉備吉凶俱著儘千古不傳之秘訣就星看來轉加沉感全藏佛經專讀此書不過半載精通其妙鎮日山行龍脈之起伏風水之聚散瞭如指掌森然在目自以為吾已得不世之神術人間富貴唾手可得遂有退俗之心一日忽自悟曰釋教工夫正心為上我出家十年曾無半点雜念矣邪心未發不遵師教弁髮釋家之法教沈惑堪興之方術豈不有妨於修行乎且師父知之難免重譴遂自焚檀香趺坐蒲團手轉項珠口念佛偈矣未

幾大師還故哼就星曰汝知汝罪乎就星下堦跪對
曰小子服事師父已十閱春秋而寔無毫髮不順之
事誠愚昧不知其作何罪也大師大責曰修行之工
其目有三身也心也意也汝背馳古教貪着雜方厭
佛衆之寂滅慕世俗之富貴十年工夫一朝壞了其
罪固不可一刻留置汝遂火速下山遂重杖逐出之
就星自度不容於沙門乃向故鄉而還自江陵抵京
城所經山川名穴大地指不勝屢乃細錄其龍節座
向與消砂納水藏之囊中直入都門欲賣其所占處
遍行城市逢人輒說聞者皆故之虛謊無一顧買者

就屋心窃眼歎遂向嘉山行至平山所著繩鞋盡弊而足大一尺餘路傍所賣者皆不適足：已繭矣寸：前進並行數里許至一村有一喪人見其無鞋而足傷乃以一巨鞋進之居士心甚感之問曰主人應有親喪果已安葬耶答曰山地尚未定往往半載不得完窆矣居士曰余粗解風水主人如信吾言當占一穴以報賜厥之厚意喪人聞而大喜即延入中堂接待甚厚居士乃與喪人偕行不過十許里占得一穴謂主人曰此穴真是名穴也百子千孫且發福甚速主人雖貧不踰年當為巨富服闋之後又為科甲

矣遂相別而去其喪人即平山李氏祖先也下葬後
應驗一如居士之言居士到嘉山葛山之下搆數間
草屋、後山壁有一小孔每朝念真言以手掇孔中
則二升米自出以此朝夕炊飯云甫川白雲山有安
姓人兄弟者早孤無親年過三十未有室家資生甚
艱兄弟俱為人家雇傭矣居士行過白雲山下時適
六月道過急雨壯投村家乃安秀才入傭之家也居
士久立門前以待雨霽而山日已暮雨勢不止居士
請借一宿於主人、、叱辱不許安秀才方飯牛出
見居士謂曰此家後小屋即吾家也如不嫌其簿陋

與吾同去未知如何居士曰雨中深峽甫納横行夜若露宿其死必矣幸逢賢秀才許以同留可謂活人佛也安乃引至其所灑掃延坐呼其弟曰吾兄弟夕飯持來于此弟安即往主人家持二床飯而來一床進于居士一床兄弟共食之至翌日雨下如一居士不得行如是三四日雨終不霽安秀才之接待一如前日終始不懈畧無苦色至第五日雨始止居士將行問曰秀才之親山在於何處願得一見安曰居士能通堪輿乎居士曰畧知糟粕矣安即與居士往見其先塋居士先上主山視其龍勢與水口次登穴處

察其入首與明堂乃曰局勢則甚美可謂吉地而但
穴如此安得免貧賤乎大抵此穴甚廣濶乃是掃
蕩土體也如此之穴不可當中而窒當中則凹矣土
空則陷理之常也凡土者用其角、者火也經不云
火生土乎乃更占一角之頭宜坐向擇吉日而當開
井時居士曰秀才所願何者為先安曰吾為人子將
至癈倫絶顛不孝大矣得配最急矣居士遂以相生
法裁穴安葬後謂安曰八月某日當有美人持千金
自来作配可以發貧不出十年子孫滿堂矣安曰發
蔭若是速耶居士曰龍氣不遠故也吾當於十年後

後來其間雖有千百術士毁之填勿遷動仍別去至八月某日安之兄弟俱在家果於午間有一人背負一裸自洞內轉入到安家門問曰是安秀才家耶曰然其人曰兄弟相依而兄名某也弟名某也尚未得配耶秀才曰然矣何以問之其人乃入房中解置所負之裸向安曰吾今見座首郎某之女也年方二十而父母定婚於隣洞吳姓人將行禮於明日矣自六月某日夢中有神人來謂曰我即白雲山神靈也汝之天緣在於白雲山不安某某今方兄弟同居而未有配偶汝若往安家與作夫婦則百年身世安富

和樂若與吳家成婚必當誤汝平生云云夢覺心窃
訝惑其翌夜又如是自此無日不現夢而身為閨中
處子跬步不出門外亦難以夢事告于父母趦趄至
今明日則勢將成禮而神夢若是丁寧則決不可坐
待日至百爾思之遂出一計得着男服乘曉出門十
餘九小間關至此而三生之緣重一時之撫小故捨
經從權包羞忍恥不聘自來殆若賜奔妾非男子乃
是女人惟君子處之安閑而異之心自歎曰居士真
神人也乃與郭處子欲成婚礼兄讓於弟曰我已年
紀晚晚汝其作配也弟曰兄年未滿四十且先弟後

凡大是不可也凡不得已妻之卜日行禮其喜可知過三日郭氏乃解出所帶輕寶次第出賣恰為數千金家計富足其弟之婚不求自至凡弟俱娶多生子女隣里之人莫不稱賀十年後居士果至其家安生兄弟顛倒出迎待以神明居士曰君輩既娶且富子文統勝發福則大矣但人雖富足無文則賤矣富更遷宅俾出文章遂占一穴於前壙之左角乃備禮移葬居士曰此山之子孫世〻為本鄉之甲族雖文臣筆代不乏絶科甲連出簪纓相繼矣其後應驗如合符契云

獲重寶慧婦擇夫

吳某梁山人也為人庸蠢捆屨資生而屨操甚鹿洛下年少遠見其屨戲謂曰此屨在京則価直百金吳認以為真捆出七竹負入京中解置路傍人或問之則曰価是一両皆笑而去數日坐市不得賣一足時有一宰相家婢子容貌婵娟性度敏慧年方二八不肯許婚嘗言自擇可人以作其配一日偶過吳列屨之處見其呼価之太過人無買者心窃異之三數日連往見之則一直如此於是謂吳曰吾當盡買価為幾何吳曰七竹価七十両婢曰與吾偕往持価而去

何如吳諾之遂負屨而隨至一處第宅宏麗門閭高大婢引入其所居之廊坐定吳索屨倆婢曰明朝當出姑留一宿仍進美酒佳肴俄而又進夕飯咒皿精潔饌品珍妙遐鄉菜腸平生初見數匙而盡之及暮婢曰客既來此今夜與吾同衾如何吳惶惘曰言則佳矣何敢望乎婢遂滅火解衣雲雨一場而罷未明而起開籠出新衣澡浴而衣之相貌亦稍不矣婢曰吾是此家使喚婢也子既為吾夫當現謁于大監主慎勿拜下也吳曰諾婢即入告曰小婢夜得一夫當現身矣宰相曰然宇斯速入現吳直入升廳而拜侍

者將吳下吳植立不動曰吾是鄉族也雖作婢夫決不可下庭拜也宰相笑曰宜為某婢立所揀也遂出留廊廡一日婢曰子甚不慧若用錢則眼目自大脫次必濶刀給一緡曰持此而去用盡而歸至暮吳還曰吾肚不飢酒餅不必買喫終日周行無他用錢處不費一文而來矣婢曰路上多乞人何不給之吳曰此則未及思矣翌日又佩一緡而出聚會衆丐散擲地上丐皆爭持其狀可觀逐日以為常尋思之許多青蚨空給乞丐無義莫甚乃往交射場閑良輩買酒買肉日日公饋便成莫逆繼而與逢輩讀書之窮儒

寒士往来結交或助朝夕之供或資筆墨之費人皆
曰吳某誠非今世人也婢使往學史略三畧孫武子
等書粗解其大旨於焉之頃費穀萬餘矣婢曰子須
學射以垂成名之道吳本是健夫又與諸閩良善爭
教射法鐵箭細箭俱能遠射武經之書亦能通曉及
赴試登第抱一紅牌婢潛藏紅牌不令家人知之因
謂吳曰吾所儲置之錢不過十萬而子之前後所用
殆近之萬今餘三萬矣子須行商也吳曰吾何知何
物之可貿乎婢曰見今麥農大歉惟湖西某邑棗樹
結實子須盡貿而來也吳依其言行至某邑秋事大

歙野無掛鎮人多顛連吳生見而憐之隨手而盡散
故來婢曰積善則福天矣但吾錢將罄將何以聊生
又給一萬緡曰綿農八道皆歙獨海西如千邑稍登
須往這處貿綿以來也吳又至海西如湖西時事空
手而還婢曰吾錢只餘萬緡今當傾儲以給須以此
盡貿歙衣等物入北道捩布蒼皮物而來勿復如前
浪費也吳往市上貿得歙衣數十駄入咸鏡界北
道木綿本不宜土其貴如金人不得捩衣冬暖而猶
呼寒吳曾用錢如水手段甚濶自安邊至六鎮盡給
無衣之人頒餘者只裳袴各一件乃嘆曰吾費人十

萬錢財宗往虛還何面目復見家人乎寧葬於虎豹
之腹夜半獨入山中拚崖緣磴轉到深處忽見萬樹
叢中燈光熠熠尋其家叩門請宿有老嫗開門而出
語曰如此深夜如此絕峽客何以到遂延入饋飯接
待慇懃媼吳乃以所持橐裝給之媼大喜即地解着百
拜致謝吳見饌中所進之菜乃人蔘也問曰此菜從
何處得來乎媼曰此近有吉更田故每採來作菜吳
曰又有殊置者乎媼出示數千丹皆是人蔘而小者
如指大者如腓矣俄而門外有釋負拜媼曰吾兒來
矣兒生之初腋下兩傍俱有小翅往往飛付壁上其

父暇鐵矣心翅猶復生及長勇力絶倫在乎時則易及於稱故勢入深峽行獵資活而其父已死吾獨在世矣仍曰尊客適至汝須入拜也此客與我裘袴得以掩體誠恩人也其人即入拜翌朝謂媪曰吉更田可得一見爭媪與兵偕行踰一嶺至一處指示心人蒼遍一山矣遂盡日採心大小雖不同而其中亦多童子參拾為五六駄矣兵曰山中無馬將何以輸去媪心子曰吾當擔至圓山、、以後子頂駄去兵如其言貰馬輸来故其家備道顛末於其妻、喜曰子心積善多故天以宝物與心今日還家亦不偶然明

日即大監主田甲生辰也滿朝公卿皆來會子若參拜於諸公則當緣做官何難之有翌朝擇出稍大者五个入獻于大監曰妾夫行商次出去遠得此物故奉獻于大監摟下宰相大喜招吳入現押已備置紗笠帖裡令吳着之而入宰相曰此何服也吳曰小人年前為武科而商賈資生故置紅牌未及告于大監矣宰相曰身手亦超人矣而已諸公次第而至見人參曰如此稀貴之物大監不可獨當何不入我一盞乎宰相曰所得只此何以泛及乎吳方在傍乃曰小人故廬又有餘參當分獻也畧表微誠出其家各

以三塑拜献于諸公。」亦大喜問曰彼何人斯宰相曰此吾愛婢之夫而地處則鄉族也又為武科出身矣諸公皆曰大監宠婢夫有如此武弁而尚未得初仕一窠宜非大監之責耶宰相曰其人之為武科吾亦今始知之矣日既昃諸公盖醉而散吳亦賣其蓁得錢累千萬諸公互相汲引未幾得除武舉宣傳官節次推遷官至水使贖妻為良偕老而終云。」

金丞相富延壽義妓

甫庙朝金相國宇杭年至四十八猶未娶家道零落荒舍如蝸活計若懸鶉腸不飽衣褐不完有五女

年俱及笄一未嫁遽有一指大為其子與公文議婚已有成言而公自念身外宗無長物且無親戚無處控訴顧何以資送妝奩于每中夜自嘆寢食殆廢者幾旬朔忽憶其疎親一武官現任端川太守於已稍尊欲往投之沾丐錢財庶可有濟極知愧恩亦無奈何於是遽恳于人艱得貸息以備資斧又貰一款段使一蒼頭控之露宿風餐千有餘里及至端之邑治款門請見則反為閽吏所搪謂以禁人擅入已有官令故不敢輒納公屡加訶叱而終不聽受相持有頃日已薄暝四至傳舍就宿明朝又往叩之亦不得入

公不勝憤慨欲待自回而已發心矢不可中輟只得夜宿旅店晝詣官門請入者恰過一刻猶不得聞盤纏已竭多假貸於居停主人以公所乘馬為質公憂悶如擣進退不得主人知其狀慫恿曰明日知府當詣社倉親檢糶米路出店前何不候于路左一見其面乎公然之翌朝試如其言使君果以便輿出皂卒呵擁公疾呼曰我滿此多時使君首肯曰何故公條忽其由言未已使君曰方有公事未暇與語第候之顧謂一隸曰汝可引入東閣待我之回公即隨至公堂坐到日昃未嘗供飯飢渴難支久使君乃還

坐迨公告曰吾終日不食神思昏暈願以飯饘饋之
以撐枵腹使君曰試以酒肴來饋少焉掌酒官娥以
鉄口一小盞進復以海灌一斗為壓酒之需公竟日
飢餒初謂必以美酒肥肉餉之準擬大嚼以塞饑口
及見此怒氣勝心急起蹴之踣於地仍謂使君曰待
人不當若此使君亦怒曰我是汝尊行我之助饋何
敢若是亟令公隸驅出門外又吩吏胥曰爾須申命
一境有如許此怪鬼寄食若則當被酷罰公含憤而
回至旧店則主人拒門不納馬亦被搶公無如之何
獨與蒼頭又之他舍亦如前之為凡百餘所無不皆

然日已昏黑兩又如注遂到邑里將寫處要暫歇於
林莽之間其旁有陶穴中有席門乃皮鞋匠所居也
公謂匠曰日暮道遠願借宿一宵匠亦不拒蓋窖穴
異於廬舍故易令不能及也公少坐而不霽將近二
鼓雲消月清晶光射人入於席門之隙隆若可鑑公
腸肚飢甚心神敬落且憤且恨不能交睫忽聞跫音
漸通至席門外而止公引頸而看則有一女子顏色
殊衆明娟動目叩門而言曰此窖中有洛客否公疑
其為太守所使呼匠令秘之女曰何瞞我直排門而
入公無所避女指公曰是矣無恐公問其故女曰妾

即是中掌酒妓也太守每以麥酒及海藿與人飲吸妾嘗憫疾其吝財而輕人然受此饋者皆甘受輒飲妾以為此皆賤丈夫也故無甚奇偉之氣也今者相公雖在飢困枯涸之際能起而蹴之可知其非凡鳥也以若志氣何患不富貴耶公再三遜謝復有一丫鬟戴綠盒而至妓即致于公前則飯羹哉鹽皆極精潔公下箸晚食頃刻而盡無非可口者公極口稱頌銘感至骨妓曰既許陪話請輒屈樊廬以伸情曲公從之至其舍綠窓朱戶椒壁粉墻對貼唐律滿堆古董以銅炉爇龍乳岑澤龍裹人燈灺煒煌文繡璀

璨妓令坐鱼鑪抽情吐本仍問曰千里投人所幹何
事公為道其狀妓嚬眉蹙額似有矜憐之色夜將就
闌妓携公與之同衾而寢殢雨膠雲浪藉枕席黎明
妓先起從緗箱中出縈衣一襲授公公不能卻乃穿
就穩稱于身公留意不能釋淹滞幾近穀朔妓譬之
曰相公勇久於此乎公曰非不知妻子凍餒憧僕黃
瘦待我不來望眼欲冷而我亦思之熟矣非徒空手
而故無面見尔小方此行稟揭然案無青蚨何能致
身於千里之外可謂欲罷不得此吾所以委決不下
趦趄度日者也妓曰大丈夫當用力於當世豈可沉

渝於外以送流年耶古人有謀於亲下者妾雖女流
豈無知識耶所謂資斧妾已有理會者公大喜過望
詰朝有二馬鳴於外公問之妓曰為公辦幹公謝以
不敢妓曰一則公自乘之一則妾略以衣裳賸之可
備後車仍以二隻画籠実以嫩布貂皮鼈鼈銀貨載
之趣公行公揮淚而別眠其義而頗其情在途未滿
不北首眷恋及還第即以所齎物辦需成親是歲秋
圍又擢甩科賜及第出身俄入玉署持被青綾
庙促召在直儒臣公應命入対 上曰見今北道荐
荒水旱相仍加以地方絶遠朝令不行守宰貪婪稚

膚剝髓汝其乘馹按廉潛行邑里臚列臧否無隱予
命公承命感惶即以懸鶉衣衫微行入關乞食村庄
詷察政績一日將暮至瑞川感妓旧恩欲先訪之又
欲騙出以觀其志乃赴其門首唫曰請乞一飯如無
有與我一錢如是者再妓隔窓聞之不覺驚喜雲鬟
不整汲、下堂而出未及穿鞋、既見公提鼕而入曰
何故如此公長吁曰言之不盡自失敬以後半路遇
偷兒攘奪盤費及馬匹羞見妻子不得還家飄蕩道
路乞食延喘無可依賴悠、此世唯可依望者無如
汝者復来攬擾不敢輒入故為吟嘆妓曰令湊跋涉

飢餒應甚何以療腹我方按久餓絕吃一匙可共之
乃引公與之同桌而食已妓更以新衣一部衣之
曰我為公製此欲付信使者久而雁飛魚沉尚未憑
送矣不意今日少遂微誠公脫不弊衣棄置突上妓
曰敗絮殘布綻缺無餘不可復著安用此為仍掐窓
舉而拋於外公急下堂取之如恐不及妓又攫而投
之公隨即拾取如是者三妓注視公差久勃然作色
曰妾唯以誠虔仰接夫子、、反以假意相撲何也
公喟然曰何謂也妓曰公既著新衣而苦心血誠不
棄弊衣者將以有用也豈非綢衣即仍絕袂而起公

笑而挽住曰吾果登第方叫是耽而逢汝豈可自說
曰吾御史也耽妓即釋然又請曰將如本郡太守何
公曰此吾所以疑難者也太守貪虐病民釐竹難書
我若抉摘過惡至於出落則是無敦睦之風也若隱
忍掩護知而不言則是不恤國事也何為而可妓曰
若以此類撤終至抵法則人必謂公舍憤嗇怒而發
也若置而不論以私滅公此皆斷不可行也公若潛
見太守擬以罪戾諭之使去則可謂兩得其中以為
如何公曰過我多矣妓哀公搦筆仍枚舉太守不法
之事乾沒倉穀口證民財等狀使公繕錄當夜妓引

公暗入東閣太守方坐見公大驚蓋已知公釋褐也仍起戰慄曰貴觸奈何至此公曰吾奉命北至仍到貴府潛来伏謁未審別来無恙太守惶縮膜拜手脚慌亂公曰自到貴境詷探政績則惡讀載路掩身不得彼此不幸已不可論未知行何時政而至此太守嘆嘯曰願聽小官罪類公以所錄遠玉太守曰明證斯存辨白不得願使屋特念同根之義俾免大罪如何公曰我豈剌口論列陷公於癈錮之科哉然吾既忝按廉之重不可使一邑之民緣吾私誼一受苦楚望須於明日內三呈辭單即解放不然則封庫登

聞太守謝曰公之包容德量使廣草續斋枯骨復肉
敢不唯命公乃出詔朝太守果稱病放田公將行謂
妓曰吾竭欲將汝以歿重續金屋之緣而奈玉署一
脚其清如水首蓊蘭干藂莒不充若使汝有啼飢之
嘆則是余之責也稍待官尊稼肌事力稍集當有會
合之日妓曰妾豈可仰累於相公也當一聽尊命公
竣事而还一日復鎖直瀛洲時　甫庙春秋晚晚以
眼倩不豫每夜患召禁直諸臣怡然閑話商確古今
且及閭巷諺俚之語以為消遣之策諸僚各以所見
聞仰奏畢次及公公對以無可仰徹者　上強之曰

汝既巡廉北方必有所踐歷盍言之公俯伏對曰鄙
猥不敢數陳　上曰君臣之間如家人父子何所不
言公即以端川事條對至陶夭逢妓進食　上仍擧
竹角小扇連擊御床次至備馬送行一款擊節頻數
復至因收藥衣知其為御史扇為盡辟最後至乘夜
見太守諭以治故及對妓證以後約　上乃亟宣召
承旨書傳旨諭關北伯端川府掌酒妓某不日治送
于儒巨金字杭衆即為啓問云云北伯果依　聖教
厚贐戒帛送妓于公衆妓事公及夫人如嚴君使婢
僕一以恩信治産業無匱乏公之立朝布置多妓所

助云：

趙豐原柴門訪旧友

豐原府院君趙相國顕命之為童时也家居彰義洞近隣有金時慎者安東望族也與公年紀相甲乙晨夕追随而又有一小兒或随時慎来戲自言時慎之族黨未幾公家三遷于紫閣峯南洞北角晨星落々而時慎則時或来造以至成冠登第不替旧好及公生文許配時慎之子親事未完時慎遽夭公待年受幣以成仍葛花筆先僉公髮星々伍路調句一日玉潤邊展其文婆輒經于洛汭公出郊澆奠操文盡哀

因念旧遊零星形影相吊悽愴斟淚點檢前事始恍
惚記得時慎之族黨小兒而猶在疑眩詳問于玉潤
、、良久沉吟忽大驚曰斯人也名做晚行見今窮
不能為家結廬於白岳山下賣果資業公大喜即召
前導使玉潤昭指其家因趨身專訪晚行方閑坐牖
舍忽聞屐聲叩導轉入柴扉仍驚問謙曰汪此者是
何相伍謙曰趙判府大爺曰汝誤尋到此必須回去
謙曰生員主非姓金諱共者耶曰是則是矣然我今
與汝大爺素昧且貴賤懸殊詎有委造也言未已前
導班列騶從擁擁一轎到門晚行不階迎之公下車

執手曰汝能記我否曰未也乃携入堂上且曰回憶
五十年前我與若吹蔥騎竹汗漫回遊伊来滄桑累
易朋儔殆盡思緑獨我兩翁兀然相對可謂千古奇
會也晚行始識破其由相叙平生閱歷冰厯交透膠
葢復合公曰此會不可無酒幸得一壺来晚行乃使
一婢赤脚秤貨沽酒隣肆見長者車轍不敢輒賣仍
相飲一盃見堂楣有垂白之扁砌上黄菊正嫩乃濡
筆題壁曰垂白堂前黄菊開柴門前導故人来江千
哭送士衡時慎字 柩今日逢君酒一盃書罷索紙列寫
十斛雲子而金青蚨為帖而給之曰聊賞汝杖頭之

債耳仍盡歡而散即白銓部曰我有一回窓故人白首無成鬱鬱躬砥行頂待將作盈有缺必注擬吏如其言晚行自一命轉除金吾郎至今壯洞之金多言此事以公為風流宰相云

宋班窮途遇旧僕

古有官族宋氏久替簪纓宗支諸人幾盡淪喪只有孀婦孤兒零丁孤孑有一小僮莫同幹理家務以替外庭一日忽逃去闔門嗟惜莫詗其迹過三四十年後其孤兒長成貧窮轉甚不自能存欲往投于閩東一是伴親知者路出高城郡日暮店遠逢尋人烟踰

一崗、下千家同井碧凡欲流溪山艷治亭榭參差
乃就而問之則洞之豪者崔承宣也生踵門請謁有
一少年秀才肅生而入館于一舍坐未定一青衣傳
承宣言曰靜聞無以陶寫邀客位入座請款生隨教
踵至有一老人豐顧廣顙兩眼燁、有光見生致札
容儀端整旁婦談話將及三更承宣屏左右緊閉門
仍免冠拜伏于生之前嗚泣請罪生莫知端倪吃了
一驚曰令公何故作此駭壯之舉乎承宣曰小人即
貴奴莫同也厚蒙主恩暗地逃竄一罪也娘、守寡
待如手足而莫體盛意永世忍訣二罪也冒姓誑世、

隈占稼仕三罪也身既榮貴不續音信四罪也相公
屢臨待如敵已五罪也貢此五罪何以自立於右丞
幸相公責之笞之以贖積罪之萬一焉生瞿然無所
容措承宣曰主僕之義與父子君臣不等一聞令此
恩情但隔體貌掣碍即欲無生以償此恨生曰設如
公言顧今時移事往水流雲空何必提起使賓主俱
困願安坐閑話承宣即問宋宗之大小族黨無恙與
否道故感新相與興嘅生曰全公自幼誠有兄弟耐
耐匹夫何得起家至此承宣曰正是更僕難盡小人
童幼執役窃覩主家命運否替興復無期自知一生

不免飢寒日計畧有經營倉卒逃出而志高膽雄誓不老於輿儓之賤乃假冒於崔門之有顯閥而無后者初居京華潛殖貨財數年之頃得數千百金乃退居永平杜門讀書謹勅持身鄉里已稱以士夫之行又散財而賈貧民之心厚賚而箱富豪之口結使洛城遊俠之徒華其鞍馬詐冒顯者之姓名聯絡来訪邑人益信之又四五年後移鐵原修已如昔鐵人又待以一鄉之士族始乃聘一弁官女蓋稱弁娶也生子生女而或慮事覓又移居于淮陽少焉又轉移于此郡淮人問諸鐵人鐵人高人問諸淮人奔走相傳推我

為甲閥而小人以明經幸窃科第分隸視院歷正言
持平而旋以大鴻臚擢通政參知驕蒼同副喉院一
日忽念難節者人德也易缺者圓滿也若又冥井不
已則神怒人猜債誤何慮故決意勇退更不踏紅塵
一步優游田園歌詠聖澤而五子二女皆與顕族結
姻聚庄前後左右都是姻婭一家長子以文科方在
殿栗任所次子以參行登道判授寢郎而不仕次登
國庠小人年踰七十子孫滿堂歲收萬斛日食千錢
量分度力詎不自足而但念主恩未報寤寐如結每
欲趨謁恐或發露又欲固貧恨無門路此所以潜自

疾懷悅悤獨語者而今天借其便相公来臨小人死且瞑目矣敢留相公數刻用副微悃而但以尋常行客忽被款厚則惹生傍觀之惑惶恐敢欲晝以稱姻戚以耀門閥夜以巡主僕以正名分未知肯納否生許之言訖天已曙矣子弟門生迭趨問候承宣曰昨夜有奇事偶困揭睡使宋生敘氏族正為吾再從姪貫洙昭然信非誣矣吾昔在京華時與其父追遊同袍情好如同胞伊来四五十年不幸有存沒之感無以道路脩遠拜音莫憑未聞六尺之孤安在今者相逢倍切傷感子弟輩大喜稱兄呼弟相携於山亭水

榭茂林脩竹之間以絲竹為日用觴詠為課程居月餘生欲辭歸永宣曰謹以萬金壽之須臾謀田宅與近族分飽生大喜而車馬輜重照耀長程及歸家求田問舍粹成素封知生者莫不異之生有一從父弟自是潑皮最尤恣妻苦問生潤屋之由生曰某知縣周恤云潑皮不信他日又問生曰路傍偶得銀甕潑皮邦裡肯信乃釀酒邀生共飲醉倒如泥潑皮忽大哭生怪詰之潑皮曰我早失怙恃終鮮兄弟唯依從兄、、遇我如路人寧不悲乎生曰我有甚薄待潑皮曰不通情曲豈非薄待生財之由終不肯直言何

也生曰汝不知我生財之由至成怨恨我當案告仍細述其詳潑皮大怒曰兄長包羞忍耻反受叛奴之厚賂呼兄呼叔乱其綱常豈非大段羞耶予我當直走高城惡暴此奴悖狀一以雪兄長汙衊一以扶衰世綱紀言已納履而走直向東門外生大惧急雇善步者馳書于承宣語故詳悉又引失言之咎無程而至則承宣方與諸公飲博及呈書閱看畧無怖色大笑而起曰却悔少日爭得小技諸人問之承宣曰日者宋姪之来語到醫人之術我偶說素王鍼治之技姪大喜言渠有一弟狂易當專送治療云余謂戲言

今果送之今明間當抵此諸君須各散家屬息關門毋使狂者自橫也諸人大惧而散各自散家一洞為之歙跡曰承宣家有狂夫來居無何潑皮性如烈火刮吋乱嚷而至曰某也吾之奴也某也吾之奴也一洞大笑曰真箇狂夫來矣承宣安坐不動令健奴數十輩齊出圍而結縛即拘囚於家後庫中以便針治已而鄉里諸人又會承宣嘯眉曰不意此狂若是嬰疾幾成負痼諸人曰可惜名家少年有此心恙吾輩見狂者多矣未有若此之甚者云夜深席散承宣持一大針獨造潑皮見囚處潑皮張口肆辱承宣全

不採聽以針乱剌皮肉盡綴潑皮不堪痛楚顧活錢
令承宣一向深剌潑皮萬端哀乞承宣乃正色厲責
曰我自守本分先陳来歷則固當好言相對而今忽
摘發曩累計欲湛滅乃已乎我自地網開豈無智慮
而枉汝庸愚者所敗耶初欲以釣客邀擊汝于中路
而特念先世之恩姑存性命汝若革心改悔則當成
一富兒若迷執前失則我不過為殺人之庸醫唯汝
自裁潑皮感其恩厚量其利害乃曰如不悛改便為
狗子承宣曰自今昧爽必呼我以叙諸人如有訊問
則汝必答以如此〻潑皮曰敢不唯令爺雖呼爺亦

甘心矣承宣乃出呼子弟語曰宋姪病榮幸不深在膏肓盡意施針當奏神效須厚備膳味以補虛耗翌朝承宣亟令子弟諸僕入見潑皮、、喜且拜曰自叔父療治以後神氣清明病根快去更願安卧靜室調養翼日承宣泣曰天將不餒宋氏思郎我昨日忍所不忍乱剌汝膚所謂骨肉相殘因衣以新衣撰出舟舍盡意撫饋居無何鄉里聚集承宣使潑皮面、拜謁潑皮謝折唯謹且曰昨日疾大作不省所為能無悖慢於諸丈乎自是潑皮礼貌甚恭閙住五六月以緡錢三千送之潑皮終身感戴不敢以此事有洩云

金生好施受後報

清州士人金世恒者赤手起家身致千金常出行過
州城北門外見城底有一流丐傍簷苦而哭頻、開
視且語且哭金駐馬問之則對曰與母轉乞寄食於
府內人家夾室母忽遘厲疫主逐出奄忽於此赤尸
無以斂埋同捐、、因以號踊金聞而憐之入城內
貸錢十五緡使奴傳給矣敢家後數日有一衰服者
拜祝于巷口曰天使彼兒子孫滿堂榮華奕世云、
金聞之使奴逐之伊后乞兒入雇於府內吏胥家畜
聚財產因致富饒金之死後其子孫將立石其人自

請磨其石以表報恩之意云金常在家冬日極寒有一棘人薄着哼寒而入金問其來由棘人曰本以利川之人遭父喪於交義客地形勢萬無殮屍返葬之道故行乞錢二矣金惻然曰當此嚴冷行必凍死哼乞幾何仍出錢三十緡與之使收治喪棘人悅惚驚在熱視無言金曰若不亟急經宿以去如何棘人曰親喪未斂之人豈不時急乎因稽首僕僕而去金初不以此事言于子姪故家人亦無知者金死後其子欲觀庭試駄巨擘入城則巨擘為數家所奪金不勝憤痛因即還鄉暮抵竹山白岩店舍則有一樵悴儒

生先入此店見而問之曰觀君行裝必是科行而科
日不遠何為下來也金生曰欲赴鄉試耳儒生問居
住金曰居在清州儒生曰居清州則毛山村金生員
名基或知之否金曰是吾先親也儒生且驚且喜曰
何年不世孚金生曰已過三霜矣儒生泫然下淚具
陳年前受恩之事曰自其返表以後程道稍遠憂故
連綿未得更造門屏而必報之心銘在肝肺今秋大
比意必有貴門中親光之人容為隨從報效之計發
向清州中路病淹月餘今才少瘳方欲往陳其由強
策前進良幸到此幸逢執事此亦天借其便也金聞

而思之則彼以報恩之意遠路委訪則必是巨儒仍詳言其科事狼狽之由儒生曰然則事不偶然即為貴焉同夜馳延未明抵試所則饌盡入場而門姑不閉矣二人坐於場屋之未兩日之試作之書之初場居魁終場亦寬捷其儒生即徐生也金生仍與徐生還家屢旬留連製給新衣一襲徐固辭不受而強使著之裝送其家之時潛裹百緡錢於行橐中矣徐故家後始覺即以百緡及路儒所餘盡送之曰吾若受此饋則報答之意果安在哉及其會圍徐又偕入場中使金寬參於蓮榜金生兄弟亦克遵家訓周窮恤

貧子孫昌盛科甲連疊云

匿屍身海倅償恩

湖西有士人柳姓者嘗赴擧上京下第無聊閑步於京
城勝景舊蹟即為下去處一遊覽一日閑步於城內
適驟雨如注生避立於路傍家門兩終不止日已向
夕攻角愁悶忽有一小丫鬟自內出曰未知何方客
子而雨勢如此請入內留歇焉生曰此家誰氏之家
而何無男丁也曰主人則行商在外者數年矣曰然
則外客何以入內乎曰既有請入之教不必為嫌矣
士即隨入內有一美人年可二十餘姿色絶艷全人

神魂迷蕩延生入室曰貴客避雨久立心甚不安敢此請邀生遜謝曰初不相知荷此款遇感謝何極已而進夕飯、後仍明燭相對談笑移時情實互開倦宵促膝姿意戲謔相與晚枕合歡其明日仍留一日二日將至一旬矣商人出去時囑其隣居一友看守檢其家事故其人常、來問其安否生既久留形迹自露其人察其幾微專人通奇使必還家商人聞此奇冈夜疾馳及抵松京夜已三鼓矣直向其家踰牆而入穴窓而窺其妻與一少年明燭對坐戲笑自若商人遽推窓而入出其不意其女則面無人色生

則慌惚喪魂商人曰汝是何人敢突入人家與吾妻對坐予生定神良久畧隱其由其妻低頭含口而已商人謂其妻曰汝與彼俱犯死罪當即殺之而吾既遠来喉渴頻甚亟買酒肉来即探囊中出錢給之其妻不能違持錢出去市酒肉而来商人使其妻斟酒自飲以一盃賜生曰汝雖將死之人第飲此酒仍被所佩刀切肉啗之又以刀尖挿給肉尼生受飲一盃以口舐啗過三盃後商人曰吾當以此刀斫汝而啖汝殘命特為容貸汝即出去勿留近處生百拜致謝包頭鼠竄而走直向松京商人謂其妻曰汝今知罪

否其妻伏地流涕萬端乞命南人曰吾當殺汝以正其罪而人命可矜姑許貸頭汝若更有此事當寸斬不赦矣其妻叩頭拜謝南人使之滅燭安寢即往其友家問其專人之故答曰君家似有外人交通之迹故果為通奇矣曰其人尚在否曰必不去矣即與其友至其家則東方未明門戶尚扃入於門外使之聞門而入手內堂則果有其妻而無人在者遍尋家中寂無形迹其友反悔其誤聞而輕言心甚忧惚無聊南人曰君或誤聽亦非異事以君我情密之故有此通奇有則治之無則置之亦自不妨何必咄嗟蒿

婦狎宿慮無不到曰後勿以誤聞滿慮如前照管是
所望也其友感其言出衷曲還為致謝商人即送其
友待曙还發申囑其妻恩威並至其妻更不敢作奸
矣生於翌年春間登第數年後得海西一邑宰忽有
村氓来告以其父與村商某人相詰被打致死云及
問村商姓名則乃自家活命人也其村距邑治不過
十里許將欲出往檢覆三吹訖忽曰吾適頭痛神昏
不可作行日且迫急明朝當出往仍為停行是夜密
招通引申心腹人謂曰吾之過汝果何如汝能為我
出力雖至難之事可以辦得乎對曰官家視小人如

家人恩德出常雖水火安可避也曰汝聞今日某村有殺人事否曰聞之矣曰汝能於今夜潛往某村取其屍抱石投之於村後防築中否曰當如教矣曰汝出去時打殺邑中一大狗負之而去置之屍床以被覆之如屍體撲而未明前來告勿勿出口可也通引領命而退果於昧爽時來告以如教處置使之退待仍即起坐治發火速馳進及到某村招入元告元進詰問後使刑吏開檢則刑吏既入旋出曰甚是怪事尸体不知去處有一死狗覆之以被云官大驚曰寧有是理親入審視則果如刑吏之言推問元告曰汝

父尸體藏於何處以死狗代置抑何故也元告兩目瞪然心神迷亂不能出語良久供曰父尸的在室中以官衆未檢之故只以被覆之而不為防守但於外廳經夜矣夜晚至此不知其故矣官答曰爾必隱匿爾父於他所稱以致死誣告成獄要免債徵也欲加嚴訊其人叫呼稱屈官曰汝雖稱屈尸体不在何以檢驗成獄待爾尋得尸体始可行檢仍以其由論報潛門厚賄通引愛之如牙吏其人以不得尸体更不敢告官私商聿而免死出獄然莫知其由心自訝惑而已官亦不招見私商彼此拜息如前但隔矣過六

七年後又往其邑庠與松商晤在邑隣境也往官後遣人訪問潛招松商叙其平生商人初不相識及言其某年貸人金必事然後始乃驚悟又言其臧尸兒捡必事商人大感泣曰小人曾活大人必命而向來事大人还貸小人必命此是此德糜粉難忘自是往來書信至老不絕云

出名穴地師報德

李公某為某邑倅時邑底有李姓兩班家長出外三年不還獨有妻孥而時值歉荒三旬九食將至餓死必境李倅憐必頻加周恤得以延活及遭故必後遭

親喪方欲求山潛窓一日有一主人来吊曰某即某邑某也外治雜術久未还家賴公仁政家屬得洛含恩感慕思欲一報今公遭艱未及過窓山地如無所占則某粗解地理占得一穴而献之翌日遂與主人登原後光教山麓遂就走至山端手舞翩躚李公驚而問之士人曰此是大地不必遠求用此則二子當為亞卿後孫亦當昌盛矣主人依其言過葬其後二子俱為參判至今雲仍繁衍簪纓不絶其士人即李懿信云又有一地師精於堪輿嘗作鄉行投宿於一村舍其主人乃験人也一見款待之善饋朝夕地師

感其厚意欲報一飯之德問其過葵與否辣人曰方
求山未也地師曰某粗解風水欲占葵地否辣人曰
不敢請固所願也吾家計稍饒無他所求而年過五
十尚無一子若占得之嗣之地毋至絕祀之境則幸
也地師至村後一處占久曰此是連生三子之地君
其用之因穿土作壙有一過去老僧招謂地師於靜
處曰何乃葵人於三虞前有表之地乎地師曰此非
汝所知因為過葵後與主人約曰十年當復來共問
必生三男遂去及其返虞而故主人之妻患急瘧而
死過三霜後結娶年少之婦延擧丈夫子三人十年

後地師果復来至人以表配故咎地師笑曰君内外
偕老恢孚無路若不斷絃何以弄璋此吾所以擇地
而臣之者也

憐窮儒神人貸櫃銀

京城慕華館後一良家兒年二十與偏母居生家貧
以賣糖為業適值武試滿則白糖於槩兒持往試場
則時尚早取糖兒於賣菓後卧而假寐夢中有老人
来謂曰萬幾賣菓後有理銀三千兩而銀主即南山
洞李姓兩班其家門外櫻桃花盛開汝往其家準納
銀兩受其貸用手標还埋其處則於汝亦有益云

道須勿過時即速搖去其兒睡覺則令也悅惚難測將信將疑姑且必除又為容寐則老人又來催促兒乃驚悟急回家持鋤來掘其第幾貫草後不過三寸許果有盛銀櫃子取視則銀元滿貯重可為數千兩即負其銀櫃直往南山洞則未有李姓人家門外櫻桃花方盛開果如神言遂入其家敗垣頹壁不蔽風雨李生出來衣服繼縷形容憔悴兒卸下銀櫃具告父中事請受貸銀手標李生秤銀果為三千兩詳閱其由然後盡給貸銀手標使之還埋後即來兒依神言置手標於櫃中埋於掘銀處又來李生家生謂曰

吾當為汝營產奉汝老母來此同住可也生以銀買
舍置庄又買一家使兒居之日用凡百亦皆備給娶
婦成家穩度歲月未幾李生登第歷敭華顯累典州
牧每寧共兒以往同享官廩矣數年後任閑西伯反
閱銀庫則最深處一櫃空空無物而中藏自家貲用
手標取而見之大驚歎曰神人以吾貧窮之故使兒
指示先貸此銀若非神人吾何以至此乎遂以自家
俸銀準數充納厚給其兒亦為富家翁云

擬陵毛萍相償旧恩

古有柳姓進士家貧朝不謀夕又值歉歲無以資生

時當長夏連五日未炊飢困甚頽臥外舍矣內堂
寥閒久無人拜柳壯之起而欲入不能作氣匍匐
至于內則妻方以物口嚼見其入慌忙掩匿面帶羞
色柳曰君何獨喫某物見我掩匿乎妻曰吾若有物
可喫豈忍獨嚼乎俄於昏倒之際見西仆棱枯付壁
上取而剖嚼則乃空殼方為眼歎見君入來不覺赧
然仍於手中出示西仆空核相與歔欷少頃門外有
呼婢拜其妻曰彼何人斯踵門呼婢可即出見柳匍
匐出見則有一隸立於門前見柳出來拜謁後仍問
曰此是柳進士宅乎曰然曰進士主名字某字（

孚曰然曰進士主入於某陵恭奉
旨望蒙点故望筒
持来而良辛尋到矣即自袖中出示望筒果是自家
姓名然素不知銓家之為誰某今此檢擬宗是意外
如父如真疑惟良久曰此必與我同姓名人矣汝誤
尋到此也須往他處詳細訪問也吾家至貧與世相
絶環顧城中無一知我名者豈有自銓曹照望之理
乎仍還入妻問何人尋来即柳語其来由妻驚喜曰
若然則無可疑活矣柳曰而第思量萬無是理進士
之初仕者必有先容公誦旅後可得照望而世豈有
為我言者乎相與酬酢疑信相半其隷又来呼婢柳

又出見則曰小人往吏曹詳探則分明是進士玉也
先代賤名登庠年餘歷〻可驗萬無一慮矣柳始乃
信之曰吾雖除官方今絶食者累日不能趨動將何
以爲謝矣其隷即往于市貿米饘粥而使之先炊
粥飲潤其枯腸繼貿斗米馱柴如干饋物而來柳連
啜粥飲日始有氣能行步謂其隷曰賴汝救飢幸
得生道然目頭至足無一所着將何以出爲矣其隷
即往衣廛所着衣冠皆得貰來又使其隷寄書于親
知家借冠服以來數日之人稍〻來見伻賀者亦踵
門叱諸前日炎涼判異柳爲謝後出直即以錢米計

給京書負所納之穀以以十斗米一肰柴入送家中
探問吏判則乃李公某也非但他色素無拜息適有
柳同研友與吏判親閒其窮厥濱死力誦銓家之
閒甚詮惻排衆首擬云伊後數年柳又大闡歷敭
清顯遂秉銓時適朞城有窠朞是饒邑上自御宰下
至親戚求之者甚衆難以取舍明將開政心甚悶然
夫人見其顏色憔悴而問之柳具言其由夫人曰大監
為秉銓時吏判家今果何如曰其時吏判已卒逝其
子數人皆登朝籍亦有蔭仕可合郡守者而家甚清
寒云夫人曰大監若不以此人為朞城則可謂背恩

忘義矣千嚼雖多慎勿容易決以此人首擬然後可以報昔日筮仕之恩大監何不思嚼仍核之事即柳聞之大悟曰然矣翌日政以李某首擬杆城而蒙點云

赴南省張生漂大洋

濟州人張漢哲以鄉貢赴禮部會圍與友人金生及舟子二十四人登舡風順海闊其疾如飛忽看西天赤日低透一抹烟雲之氣起自波間雲影日彩明滅相盪俄而雲成五彩平浮半空雲下若有物突兀而高起依俙若層樓高閣而遠不可辨矣良久日隱重

雲樓閣之形變成萬堞層城極目橫亘於銀波之上
逾時而廊閉無所睹此乃蜃樓也萬師驚曰是為風
雨之徵慎勿放心也已而颶風怒號急雨滂沱孤舟
出沒漂泊無涯舟中人或有嘔倒不省者或有墜卧
痛哭者夜色昏黑咫尺莫辨舟底則水多漏入船上
則雨如翻盆船中水深已沒半腰舟中人自分必死
張生乃稽首曰東風甚急孤蓬如飛一日千里吾觀
地勢以知琉球國在眺羅之東海路三千里今夜必
炊飯於琉球國矣衆乃大喜踴躍而起頃刻卸水度
丁三晝夜風雨稍定但見水天相接不見端倪金生

及諸篙師皆咎張生曰以君浪生科欲使我無罪之人乳將判命我死之後當因君之魂以雪此讐張生用好言慰之強令炊飯以飯之善否云其吉立飯果善就諸人稍慰少頃大霧四塞舡牆隨風自去不知其所屆日將夕忽有異禽飛鳴而過舟子曰此水鳥也晝而浮游海上暮必歇宿洲渚今日暮而禽始歇可知洲渚必不遠衆皆欣踊喜笑及至夜深霧開天晴風息月明中天有大星光芒射海瑞彩盈空疑是南極老人星也翌日天未明霧又作至午開霽見舡在小島之北而隨風漸近於島矣滿舡喜踊下舟登

嵐登高望之則此島東西狹而南北長幅圓可四五
十里而無居人有一道清泉味極甘爽滿島雜木翁
蔚多杜仲松楠岩石之間多如椽之竹障鹿成群鳥
鵲繞林島中有三峯競秀高可五六十丈泉源出自
中峰曲折為長溪東入于海忽有一大橘自上流浮
來乃沿溪而上一里許果有玖橘樹繞葉成陰朱實
交映諸人亂摘噉之包其餘而歸掘野鼠採山葉採
薪汲水煮海為鹽又入水採全蝮二百餘箇積于草
幕不搜檢行橐只有一斗稻米六斗粟米不過二十
九人數日之粮乃細割山藥糅之以米穀少許炊作

饗飧又贈生鹹味甚適口又使舟子伐竹為竿裂衣
為旗立于兩峯之上又積柴峯頭而燃之使往來舟
楫知有漂人而來救也過了四五日一舟子採得一
大鰒剖其甲有夜珠明彩射目大如燕卵偕行唐人
曰以此給我則還國後當以五十緡酬之舟子爭而
至夕乃以百金為約成券居無何一点帆影來自東
溟之外舟人皆增薪吹火以赴烟光揮帊掌於峯上
聯衆拜而大呼日將夕船漸近而船上人頭戴青衣
上穿黑衣下無裙著乃倭人也彼船過島而去落
無相救之意舟人叫呼大哭拜動海天忽自彼船發

送小船泊於本島船上人十餘丁登島岩腰帶長劒氣色暴戾攔入人叢中書問爾何方人張生答曰朝鮮人漂流到此乞垂慈悲活我衆爾不知相公何國人今向何處彼答曰俺南海佛將向西域爾以空物攘我或有可生否則死張生答曰本島素不產寶且遭漂流萬死一生船上物件皆已投海身外安有是物彼人輩相與喧噪而語音侏離不可曉良久彼人揮劒咆哮赤脫張生衣服倒懸手樹上又取諸人脫衣縛倒遍探其中中獲瓊珠及生鰒只留粮米衣服相與啾嘈乘小艇而去於是諸人自相脫縛如得再生

諸人欲去峯上旗竿及烟火張生曰往來舟楫未必盡是水賊南國之人不若倭奴之殘忍也有拯活者何可因噎廢食舟子曰彼南海雲烟間蒼茫而見者必是琉球國也其遠似不過七八百里若得北風之送帆三晝夜而可往豈可坐此餓死衆皆曰甚好乃登山斫木以備櫓楫修戰艘板未及三日忽見西南遠海有三隻大船直向東北過去乃揮旗趕烟叫哮不絕号哭乞憐合手叩頭彼船中五人乘小艇來泊皆以絳色巾布裹其頭身著翠錦狹袖有一人鬚髮不剪頭戴圓布以書問曰爾是何國人對曰以朝鮮人

漂海到此乞蒙慈悲得返故國着中者復問曰爾旺有中土人流落者可數以對在張生疑是大明遺民書答曰皇朝遺民果多逃入我國者我國莫不厚遇錄用其子孫不可殫記未知相公在何國答曰俺大明人遷居安南國久矣今因販豆將往日本爾欲還本國須隨俺抵日本張生淚泣而書曰吾屬亦是皇明赤子也壬辰倭亂陷我朝鮮魚肉我塗炭我其能報讎我於水火之中措我於衽席之上者豈非皇明再造之恩乎噫嘻痛矣甲申三月崩天之變禹伯言我以我東患臣義士之心孰欲戴一天而生也然而父

母之亡孝子不能殉從者以其天命不同耳有異
也今於萬里洋水幸逢相公非徒四海之兄弟同是
一家之臣子著巾者讀之悲咽之意溢於色辭援筆
點之且讀且點讀畢即欵欵然携張生之手並引諸
人共登小艇泛彼中流轉上大船以香茶白燒酒饋
之又進饘粥分置張生等二十九人於二房張生問
著巾者姓名乃林遵也問遵曰船上有不剪髮著冠
者有剃髮畏頭者何不同也遵曰明人逃入安南國
者甚多不剪髮二十一人皆明人也問所泊小島名
乃琉球國地方虎尾島也張生周覽船制則船如巨

屋房室無數聯軒交櫳疊戶重闥兜玩什物屏幛書
画俱極精妙林遵引張生入船腹由層梯而降則船
廣百餘步其長倍焉一邊多葱畦蔬圃鵝鴨自近人
不驚飛一邊多積柴薪或雜兜用之屬又有一物其
大如十石缸而上圓下方旁通一孔以朱漆木釘之
大如指着塞其孔拔其釘則水出如涌林遵曰此水
兜也盈兜之水用之不竭添之不溢云又由層梯而
下則米穀錦綉百貨藏焉而限其一邊區而別之多
作羊押羔圈狗鼠之屬或友或群又由層梯而下則
刀船之底也蓋船制共為四層人在上層房屋相連

其下三層間架井井而物並畜而用俱通船底藏二小艇其一即俄者所乘者也船底儲水容泛小艇而又有板門通于海半沒水中半露波上惟意開閉小艇由是出入板門開閉之時海水通入于船底而旋自水桶中瀉出船外如懸瀑焉蓋水桶長二丈餘圓經一拱餘而上巨不細如曜叭而中通外直下有孔環抱其腰環左旋右斡吟作短歌之音則船底之水自水桶中瀉出極其奇巧彼人不許詳看由梯而上躡二層則已在船之上層一上一下其路不同焉翌日西南風大作波濤如山彼人輩無難色高張白布

帆舡往如飛達夜而行安南人方有立問張生曰爾國人有流落于香傔島者知否張生曰未知有立曰昔余漂入此島、在青蔡國島中有朝鮮村、中有金太坤者自言渠四世祖朝鮮人作俘于清流入南京隨明人避世于此築室娶婦于孫繁衍且居人稱道太坤之祖精通醫技能得人情家計豐殖而築垣高岡遠望故國而悲泣故後人名之曰望鄉垣林遵問我國俗人物衣冠山川地方張生答曰我國襲箕子遺化崇尚儒教舩排異夷國以礼樂刑政為治人以孝悌忠信為行於是乎四百年培養之餘人材蔚

與文章道德之士史不勝書衣冠則損益殷周之旧
制集成皇明之文章山有萬二千峯之金剛水有三
浦五江之襟帶地方不知幾千里可得聞貴国之風
土衣冠文物乎彼人輪看之喧噪不已竟無酬答自
此彼人筆談不曰爾國必稱貴國不曰爾們必稱相
公矣翌日見大山在東北乃漢拏山也見若不遠諸
人喜極放拜号哭曰哀我父母妻子陟彼岛矣林遵
書問其故張生答曰吾屬皆眺羅人也眺山在近故
如是矣即見林遵與彼人酬酢而相與喧噪有爭鬨
之状明人環立一邊安南人環立一邊高拜肆悪怒

怒目咆喝向林遵輩若將鬪鬪林遵輩則有緩頰和
解之色如是相持日已過午林遵曰昔眈羅王殺安
南太子故安南人知相公為眈羅人皆欲手刃俺等
萬方勉諭僅回其意而猶以為不可与讐人同舟以
濟相公當自此分路矣蓋世傳濟州牧使殺琉球太
子云者乃安南与林遵患發我人船分載張生等二
十九人泣送潮頭分路去了殆若日暮迷路嬰兒失
母莫知所向也午後風急船行如飛漂向黒山大洋
而已陰雲凝合急雨大作黄昏到鷺魚島之西北乃
當初遇風漂流處也夜深洪濤舂天颶風簸海舟人

哭曰此地海路最險亂礁危巖突出波上波濤極猛
雖無風也日舟或破沒今狂風捲海怒濤接天此乃
必亡之地也諸人皆以揮項包其頭巨繩纏其腰且纏且
哭蓋欲死後不使身面觸傷也張生亦驚魂飛越欲
哭而拜不出仍大吟嘔血舍倒不省即見濟州前日
漂死人金振龍金萬石在前其他奇形牛鬼千百其
態皆接于眼又有一美娥縞服延食乃励精開眼則
皆夢也二舟子匍匐艙頭將欲救鴟為風所飄落水
而死俄而船板破坼之聲動海諸人失拜哀吟曰船
已破矣相與吟叫吟叫聲盖同舟諸人多兄弟叔姪救

也金生抱張生而哭曰海天孤魂捨君誰依遂引繩與張生合纏兩身久待而船不破舉頭視之有大山斗立于前俄而舟已近山進退出沒而見怒濤擊崖銀屋翻空夜黑霧合不見咫尺依俙見諸人爭先跳下蓋自恃潛泅之術而張生則全昧此法即蒼黃跳下自腰以下習掛於石與之頭手足亂攫匍匐而行五十餘步則已出崖際依崖而坐魂未定四顧無人只見諸人從波間潛泳出來僵仆崖邊良久各起團坐望海而哭曰吾輩之生皆賴潛泅可憐張生付之無可奈何之境何面目敢見濟州亭蓋知張生已死

而然矣張生大呼曰吾乃在此衆人抱張生而哭曰
吾等潛泳四五里出入萬死獲一生相公渺然舸贄
且昧此術安得先我登岸予張生備述所經衆皆嗟
異初登舸者二十四人到今登岸者纔十人可知落
水死者為十四人也時夜黑風獰飢寒轉甚乃尋覓
人村拚壁緣崖魚貫而登張生跌足倒墜於千仞深
塹旣絕移時收拾精神步〻登岸舟人已去遠矣忽
有野火一把明滅熒煌若遠若來遂隨行十餘里火
光赤而青隱然而滅四顧荒野闃無人跡始知為鬼
火即引退退不得依卯而坐忽聞犬吠拜隨拜而

行至一巷口果然一簡師章島中人燃炬而出途張生大喜仍與偕故村家燎衣進粥到此者只八人乃知落崖死者又二人於是衆皆合倒翌朝始有省識詰于島人則本島隸新智島鎮北距本國為百餘里西南距淪州為七百里島之幅員為三十里島人供其朝夕養病三數日祭了同舟淪死者十六人轉到義祠祈了善還有老嫗邀張生坐廡下使素服羹飯進食悅然若風波中忽倒時嫗食之餘也張生甚嗟異問于居停主人則是趙氏女而老嫗即其母今年二十寡居已有年云張生告以父中之異主人曰吾

有一婢名曰梅月而年前見賣於趙家若使此婢居
間則事可諧矣又數日主人偕梅月來謁曰俄聞梅
月所傳趙女聞令中之事若有情感而別無峻拒是
許之也況其母今夜修齋山寺客之偷香政在今宵
矣遂放梅月以如此云云是夜張生至其家見窓下
有一樹梅花山月已斜花影婆娑仍立花下夜色將
深群動已息惟有短笛吹客梅月聞犬吠聲呀然啓門而
出引張生入室濶月在窓室櫳晃然而見趙女擁衾
在床驚起而坐嚴辭峻拒若將不容及聞慇懃慰說語秋
波乍轉語頭暫低或含羞露態或佯怒強罵曰梅月

賣我可殺我及其同衾昵枕神魂蕩漾而怒罵之舜已絕繾綣之情難掩雲雨已畢女攬衣而起手整雲鬟笑着張生而語曰可曉梅月在外凍甚何不招入即張生呼梅月入室而笑謂女曰初何責其可殺後何憐其凍甚女嬌羞不答已而水村鷄鳴東天向曙握手相別哽咽不能語矣翌日舟子告順風可以利涉張生乃登舟趲程二日到康津轉入都下戰藝南省飲墨後還鄉以昨年仲冬乘船於翌年五月始還漂流得還者七人四人已化一人病卧云伊後幾年張生登科至禹城郡守云

聽祝語宰相記往事

古有一宰相為書生時甚窶一日赴洋試使小僮負白笈前行至梨峴僮於路上拾一物甚長獻之以塞勒之紙中裹包裹開視之乃金釵也制度奇巧其直不貲生曰此必有人誤墜當復來尋遂立逢側以俟之俄有一女以長裙蒙其身汲汲促步而至其傍左右諦視若有所求生疑之使僮問之曰何故栖遑女曰遺失金釵故如是生復使僮詳問其制樣長短巨細及所裹何物女人悉對無不符合生出諸懷袖與之女驚喜泣下叩生姓貫居住生不答而去其

後生釋褐登科毀十年歷敭內外華贍不少鈍滯及判吏部也從幸　宮暫歇一吏胥欻入進稱阿外舍與內屋相接語音相通吏部方閑坐忽聞內屋有祈禱拜潛聽之則乃昵入婦女語也祝曰昔日梨峴還金欵之爺入神其扶佑使之為公為卿子孫蕃昌壽富萬金云入吏部田憶章甫時事舍左右招其欵主吏胥入入俯伏堂下吏部曰適才內屋所禱者何事吏胥惴恐對曰無知匹婦不識尊威致勤俯聽惶悚入入吏部曰不必如是事必有以若不從宗以告則罪當不饒吏唯唯而言曰雖涉鄒瑣敢不直告三

十年前小人之妻親押於一處晚宅矣其婦人娘、
以重價給小人之妻貲金數以為婚需故小人妻方
市數而往偶失隱於逕晚始覓之還視之則有一章
甫遺捨而還之小人之家獲免重戾得有今日莫非
其恩是日即夫數之辰也每年遇今日必以餅餌酒
果禱神祈福至今不廢矣吏部曰還數之人即余也
然渾未記為何日今聞甫言始知為今日也吾之富
貴榮達安知非由於汝妻之精誠所感也吏喜大喜
入語其妻使之出謁其妻慙而出來僕而致謝驚喜
而泣自後往來於吏部家如故舊云

五十六

治墳墓諸星州現夢

星州文官鄭錫儒未第之時與本倅之弟方治講工於梅竹堂之前又有支願軒一日更鼓五下鄭錫儒起如廁還月色甚明上支願軒徘徊吟諷忽一陣陰風吹面髮豎急回未及中門見一官人絳袍烏帽從西牆簷竹間出視其面生氣騰騰而美鬚可三四尺謂鄭曰欲見子久矣其少留鄭心知其為鬼舉手揖曰不意深夜遇官人於此敢問居住其人慨然曰東西南北自無定處何必問居住欲知我姓名有官稱曰諸牧使於子為地主子可考先生案鄭曰然則欲

見我者何事其人曰我本固城縣常民也當壬辰之
亂起兵討倭朝廷特除本州牧使未久身死功名不
大施其歷海斫營濆津迎賊寡敵衆弱制強其所斬
獲摧破者亦足以暴於後世然其時文檄泯沒國史
不傳後人不復知諸牧使大男長逝者魂魄冤恨無
窮歷數百載精灵不化出沒於雲陰月夕抑盍而與
誰語欲與子相見者此也天若假我數年可使倭兒
甲不返單槍匹馬衝突百萬斬將搴旗惟我是能如
鄭起龍諸人豈敵我者哉不唯我視起龍如褊裨起
龍亦以將帥事我起龍則卒立勳名致位統制使為

人所補艷我則未能也是命也夫大丈夫不能殲盡賊奴畫像麟閣名不傳於青史志不暴於後世雖死而歷百千萬年寃共可既矣仍披腰間劒以示曰此吾在軍時所使也常斬倭梱將耳劒長尺餘而脊上腥血糢糊月不開燥動光遂長吁慷慨血上面頰頰間点〻有大紅氣睒聲張動如燕尾兰分且謂鄭曰偶有詩子盍聽乃吟曰山長雲共去天迥月同孤寂寞星山館巡魂也有無又曰巡字則巡深兰巡字也鄭曰詩亦高矣敢請詩意何志荅曰願無忘〻〻〻當有知者已而曰我去矣行數步復曰願無忘〻〻

丨忽不見鄭君極異之明日訊考先生案則有曰諸沫癸巳正月到任四月罷故云時鄭尚書益河按扇南聞鄭君過諸沫事邀致營中細問得其實鄭君且言諸沫又言吾墓在燕原某村今無子孫無復香火之設荒穢不治豈不傷哉云鄭使異之曰吾若在任則可以扶閭而今已罷戚不可上聞然當修植以慰魂遂命奉邑改治墳塋封植樹木又置守墓三戶前期數日其邑俾衙史迪畫寢忽夢一人烏紗朝服來告曰今者監司將修吾墓邑宰獨不知乎幸為我留心已而巡營關文來到命治諸屋州墳墓邑宰亦異

心修治如法云

說風情權井邑降巫

淳昌妓粉英年七十餘本以醫女老退還鄉雖老而姿貌豐潤言笑閑媚本倅令心歌音韻清亮修揚非老者喉拜本倅問曰吾聞妓輩必有情人終身未忘者然否對曰然小人亦有平生未忘之夫問誰也曰安國洞權井邑益興是也權公長身癯形頗嗜酒風姿言談無甚動人偶悅小人厲情甚厚至於枕席親押之際別無憎昵殊尤者獨恠其兩情觀合無一不可一日不相見心已騷然不樂即其相愛之情可知

及公歿英頓無世間懷緒忽忽若不可以生者歌舞風流之場雖隨例強赴此心已索然若死灰卿宰之貴綺紈之黨雖佟傔迭延請娛而百端都不在心日往月邁一念牢結惟是權公對月則思對酒則思無從必涕不知幾度下每下欲哽必現於交曾於西小門外圮橋邊有一士夫相邀與數三嫗若同往則家主不在婢子延之外舍點燈以待英隱甚傍有寢具將身就伏忽爾冥然已而權公毛冠縠衣曳屐履閾門而入拊英之背曰汝來耶英問候欣感如平昔權公自言初喪發引時事甚言甚長且曰汝於我一念

不忘吾知之而心甚感之仍悽然久之竟有尸臭甚
遍人英曰公之臭氣何若是耶曰死久之人安得不
然言說頗多而不能記語良久權公忽聳驚曰勿語
丨丨側耳聽之悠然而起曰鷄鳴吾去矣双手挈一
履疾走出去英攀裳隨之直出大門見公走如飛及
達大衢已杳然矣俄而騰上空裡翔翥如鶴漸入杳
冥無所覩矣英不覺失聲痛哭遂驚悟乃一夕也凄
凉起坐灯火已滅同伴盡去主人亦未返風透疎牖
空室閒寂但聞衆鷄喁啾亂鳴而已坐泣達曙行哭
至家厥後移居南門內閭南別宮大設神祀閭閻婦

文往觀者千數英以閻閻粧束章一婢往焉巫摧苞
鳴鈴盤回翻舞忽披開千百人直赴於英而手接持
瞠視亂語曰甭非粉英郎粉英大驚莫知其故久之
巫曰吾乃權井邑也甭胡為至此吾平生嗜酒甭所
知也何不勸我一盃英訪諸主事者始知此設蓋出
於權井邑弟益隆家英始以閻閻來見巫如此不勝
驚睨及知為權公睨情靈離悲昵雲興更前持巫一
慟頓地觀者莫不大驚已而英顧其婢於座貨出數
貫銅買得紅露吉烈和美清儲滿淨兜又買猪頭摔
刁其中共安于盤致之中座巫更衣摧苞而進一漱

一笑詼諧、歷、宿昔事無少差爽宛然權公復作矣英每聞一言則輒哭傍人聞者莫不酸鼻流涕向夕罷歸英心神無主悲哀填胸直欲引決下從是夜月明英向月而坐搥胸大哭鳴、咽、哭而止、而復哭双目盡腫翌日之夕欲睡未睡之際便見權公冠服儼然開戶入坐英知其為精靈而不勝欣懽毫無曜慎昵枕共寢一如平昔如是往來幾歲餘其間言說靈異者甚多不可殫論後因英為勢家所納不復往來而見於夢者亦稀云

受刑杖楷大風月

有一鄉曲猎大短文詞而好風月邑倅遇旱禱雨乃作詩曰太守親祈雨萬民皆喜悅半夜推窗見明月人有告之者邑倅以為嘲戲官家捉來杖臀又作詩曰作詩十七字打臀十五度若作萬言疏攢殺邑倅聞之大怒論報營門勘以士民凌辱官長律遠配北道其渭陽來別又作詩曰遠別數千里何時更相見握手淚潸然三行蓋其竊眇一目故也竊見其詩大怒而去彼猎大者真所謂識字憂患始也一作詩而受官杖再作詩而被營配三作詩而逢竊怒人之不慎於文字上者可不戒哉

得陰粉窮鰥福緣

昔有三人鰥居無家累料理節履約與作伴周覽山水探奇搜勝至一窮僻處有素粧三女子容色絶佳浙瀝溪畔乃問曰爾是何物美姝生此絶域女曰吾等早寡無依出家雲遊方在此山之中又問曰爾三人與我三人作配同居何如女曰諾遂各携手歸家聯枕而寢其中一人壯士也雲雨歡始兩情方欵忽自陰中緊束陽物牢持甚力陽莖欲發不可暫支乃盡力抽之有物若狗腸者絡陽頭而偕出拂置席下遂再舉之無此患矣問女曰彼肉線何物也女曰不

知也吾三人遠人經一宿則夫輒死如是者六誠天下之薄命也相與約誓不復改適伴居深山與世相絕不意今日得逢君子真是天亟之厄何結三生之緣而彼兩人必作撲燈之蛾可憐投虎之肉待天明往視兩女之家則兩人果偕亡矣乃厚裹瘞之其兩女皆願從之壯士曰吾雖粗有氣力昨夜幾死僅生神精殆難收拾若服人蔘數兩則可以補中氣徐徐行事女各出採置之蔘所採盈筐數極夥然而其中亦有大如童蒼者乃服之數日後與一女同稠陽物之吸納肉線之絡出一如前日又數日後又御一女

又如是遂與三女同室居之販賣其蓁財至累鉅有
人訴其踪跡之殊常邑倅捉来問其委折壯士以実
對之倅曰肉線皆在否壯士曰意或有藥用處皆乾
置之矣倅曰此名陰粉散也惟天下絶色者有之凡
人得死病雖百藥無效以此作末服少許則必生沈
痾共祛神氣如常無異還魂石田生丹而汝則無用
處人之至宝官亦不可白奪一條肉線折価一千緡
以三千金交易而納之其後唐人望氣求之輸白金
一車而買去云

唱高歌梁上豪傑

柳參判詒齋忘女婚盛備婚具置於內堂樓上而樓
中又有大甕滿儲旨酒一日柳寢於內室忽有歌拜
如在耳邊諦聽之發自樓上柳公大驚急遽起婢子
燃炬照之呼召衆婢上樓看之則有一大漢鬚髮赤
面醉倚衣袱一手持鞋一手敲脾凝睛睨人而歌曰
平沙落鴈江村日暮漁舟欸白鷗眠何處一拜長笛
醒醉夕慢調寒亮屋樑可撼歌而又歌畧無聞覩上
下莫不驚駭結縛投下樓窓致之中庭元然醉倒認
之而不對黎明視之是居在不遠之地常民之素不
潔者也柳公笑曰此是盜賊中豪傑遂解而逐之

拒強暴閨中貞烈

吉貢女西關寧遠人也其父本府鄉官而女即其庶女也父母俱沒依其嫡父年二十而未嫁以織紝針線自資養焉先時京折仁川地有申生俞熙者年少時得一異夢有老翁携一女年可五六歲而面上有口十一可驚恠翁謂生曰此他日君之配也當與終老乃暗甚異之年踰四十喪其室中饋無主意緒淒涼亦嘗納娉卜姓而每阻晤未諧遂有知旧出宰寧遠生往從遊爲一日又夢前見老翁率其女十一口者來而已長成矣曰此女已長今故之君矣生愈恠

之目內衙命兩吏貿納細布吏曰此有鄉官處女織細布為極品名於境內今所織將斷手云姑俟之已而買納其細盈鈐如織潔精緻世所罕有見者莫不奇歎申生知其為庶便有卜納之意厚結女人之與女家親切者使之居閒女之從父樂聞之生即備幣具禮造其家非特織組之工姿容甚美舉止閑冶莞有京洛冠冕家儀度生大喜過望始寤十一口為吉字也深感天忠有素情義益篤留數月辭故鄉納以非久迎故既還事多牽掣荏苒三年未得踐言閱河迫卜音信亦斷女之群從族黨皆謂申生不可復

時潛謀賣送他人女探時彌篤雖戶庭出入亦必審
爲時女所居之鄉與雲山地只隔一嵓而女之從叔
居焉是時雲山倅武官年少者也亦欲置別房每詢
於覓人從叔者欲以此女應之出入官府謀議綢繆
旦已消吉矣又請於倅以錦緞等物傳授於女使作
婚日衣裳從父遂來訪慇懃存問仍曰吾子娶婦期
日不遠亦欲裁新婦之衣而家無裁縫者願有暫來
相助女答曰我有君子來當必營我之去留須待其
言叔家雖近既是他邑則決不可率意去來叔曰若
得申生之諾則可許吾女曰然叔還家偽作申生之

書勉以敦族促其往助蓋其時趙尚書觀彬方按西關生有連姻之誼往留焉叔以其久而不來謂已棄之設計如此女既得偽書不獲已往爲刀尺針線之勞已數日而文未嘗與其家男子接話唯勤於酬事一日從叔邀其倅將使倫窺以質其言女雖聞其來安知其有意及暮舉火叔之長子謂女曰妹嘗面壁就燈此何意也爲勞多日可暫休相對話語女曰我不知疲但坐言我有身自聽其牙嬉笑而前將女斡之使回坐女作色怒曰雖至親男女有別何無礼至此耶是時倅屬目窓隙幸一覩面大驚喜文則怒不

已推窓而出坐後廳憤忿殊甚忽聞窓外有男子拜曰此吾師翁見雖京中佳麗未易敵也女始知為倅也心掉氣結昏倒良久而起及明將撥棄奈欲叔始以窓告且曰彼申生者家貧年老非久泉下之人家且絶遠一去不来其見棄明矣以汝妙齡麗質自當改於富家今本邑倅年少名武前途萬里汝何可待望絶之人以誤平生甘言詭辭且誘且脅女憤愈加氣愈厲罵愈切不復論嫡庶之分叔計無所生且恐得罪於倅與諸子謀齊進捉女前挽後推囚之於夾室嚴其扃鐍催通飲食以待期日令倅納女但於

室中號泣叫罵不復食者累日形悴氣漸不能作氣而旁見室中多生麻取而纏身自脛至脚將以防疫也而已改慮曰與其徒死盜賊之手曷若殺賊與之俱死以償吾寃且可強食先養吾氣乃始女見日時得一食刀藏在腰間人未知也計既定謂叔曰今力已屈矣惟命是從幸厚饋我以療久飢叔半信半疑然心甚喜但以大飯美饌從隙連進哺以慰誘之者甚至女食兩日氣已充壯而其日即婚日也俟來留外室叔始啓戶引出女方帖身戶內見戶開持刀躍出迎擊其長子一刺跌仆女乃呼號跳踉不計男女

長幼遇則斫之東西墮突夫復能禦頭破血壞流血滿地無一人敢立於前者倅見之神魂飛越肝胆俱墜未暇出戶但於戶內牢縛窓環莫知所為女跳踏戶闥手足俱踴奮力擊窓丶戶盡破極口大罵曰汝受國厚恩享此專城當竭力捍民禽酬吾君而今乃殘虐生灵漁色是急締結本邑之凶民欺恠士大夫之小室是禽獸之所不為天地之所不容我將死汝手必殺汝與之俱死爰言如鋒刃烈氣如霜雪叫罵之聲震動四隣觀者皆至繞屋而匝莫不嘖丶嗟嘆有為之扼腕者有為之泣下者是時叔之父子匿不

敢出俾但於室中屈伏頻賴再拜哀乞稱以窜不知
別室之貞烈如此而為此賊民所誑以至此境當報
賊以謝別室萬望有恕即喝其吏搜索其叔既至答
罵重杖至血肉披離始堂出户疾驅故官時隣人已
通于其家即来迎去遂具其事顛末走告申生巡使
聞之大驚且怒而寧邊府使時武人也循雲山之囑
以女按刀斫人報營請重治巡使行關嚴責即啓罷雲
山俾終身禁錮捉致其從叔父子嚴施刑訊流絶島
盛其僕從迎女至營深加賞激厚贈留三申生即與
其妾上京居於何峴穀年故仁川旧居女勤於治家

遂至富饒